陳樂榣 離開光環生活 開啟閃爍人生

■陳樂榣悉心打理自己的首飾店。

穿過銅鑼灣時代廣場熙熙攘攘的人群，沿着光鮮亮麗、華麗浮誇的奢侈品店一路走，便繞到了陳樂榣的珠寶陳列室所在的那一條街。那是一條頗為幽靜的長街，駐那兒的都是些別致悠然的小店——這一路彷彿就是陳樂榣這些年來的人生歷程。二十歲出頭，還是個小姑娘的陳樂榣遇到了娛樂圈，那時她還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模特，覺得這件事「很好」，因為前景已經很清楚：「有人編排自己的工作、有助理安排生活，再也不用去『找活』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在鏡頭下生活的時間一長，陳樂榣便感覺到失去了安全感：「當時的生活雖然舒服，但感覺無法掌握自己的生活，一切都是在別人的安排下，而我只需要乖乖地『聽話』和『等』。」陳樂榣說，她認為自己是有計劃的人，而這一切顯然不符合她對人生的想像。終於，在穿過光環下生活的幾年後，陳樂榣趁着約滿的時機，選擇了離開，這個決定讓她擁有了更加遼闊的世界。「對我來說娛樂圈本來就是踏腳石，我喜歡藝術，最大的興趣是畫畫。即使是在做模特的時候，也一直在做如何發展畫畫事業的計劃，後來的決定有一部分也是希望藉此擴寬自己的人脈和見識。」她說。

繪畫是對她內心空間的修復，也是一種紓壓的方式，即使在成為了歌手後最忙的時候，這份興趣也沒有丟下：「畫畫不需要很大的陣仗，就是隨筆畫下來一些想到的畫面，也是一種輸出。」陳樂榣說。而那四年的時光作為人生的一段「奇幻經歷」，她覺得已經得到自己最初想要的東西，這就足夠：「無論是進入娛樂圈或是退出，都沒有後悔的感覺，因為進入後有得到，退出之後也有收穫。」

擴大事業版圖的契機

離開娛樂圈後的陳樂榣將自己的樂趣變為工作，開始了以教畫為主的事業，與此同時，她發現韓國服飾、首飾正在逐漸入侵香港的潮流市場。陳樂榣說：「雖然教畫沒有做太久，但藝術對這件事的影響是很大的，因為底子對美感的培養來說非常重要。」憑藉這股對美感的嗅覺和好友楊柳青網上經營服飾店的啟發，陳樂榣開始往來韓國進貨，經營起了自己的網店。

最初這份事業只是興趣，一張往返首爾的機票、一萬元的成本，就開啟了這個新的行當。入貨的時候選擇自己喜歡的款式，再到網上銷售，但由於缺乏對珠寶首飾的深刻了解和專業知識，陳樂榣僅僅憑着自己對美的理解、品味，購置回來現成的首飾，質量上完全無法掌控。因此，很快便發生了問題。

「做藝人的時候是很難接受別人的批評的，而後來去畫廊工作、教畫畫，是作為老師的身份，也很少受到負面的批評。」但是當自己變成一個商家，便不再僅僅代表自己，「譬如有位客人從我這裡買回去的成品首飾，過了一段時間，對方覺得質量有損，要求換貨，否則她就會在網上寫負評。」面對這種始料未及的情況，陳樂榣幾乎徹夜未眠，糾結究竟是應當堅持自己的原則，還是保住網店的聲譽。然而，這一類事件的發生，讓陳樂榣明白，光是眼光好、款式漂亮，斷斷是不夠的，對品質的控制是這門生意的奠基石——她需要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識，並且最好擁有自己的一條完整生產線。因此，陳樂榣開始鑽研各種首飾的不同材質，並同時開始尋找屬於自己的設計師、廠家，開發一連串對品質有保障的資源。

整理心態 進修知識

做藝人與目前的生意都是開放式的平台，會接受別人的眼光與評論，不同之處在於一個對人、一個對物，陳樂榣的心態與當初那個懵懂進入娛樂圈的小女孩相比已經大有不同：「當初做藝人，會不明白為什麼網上有那麼多的惡言惡語」，那時的自己會因為網民的謾罵偷偷躲起來哭，她說，「而現在則明白客人對於商品或者我們都不存在惡意，她們只需要去了解這樣東西。因為以首飾的材質來說，我們是專家，但客人不是，她們不知道有些金屬會氧化、也會斷，這些問題會出現都是稀鬆平常的。」而這時候收到質疑的陳樂榣通常「先深呼吸」，再慢慢詳細解釋給客人聽，消除對方的疑慮，一切都變得從容簡單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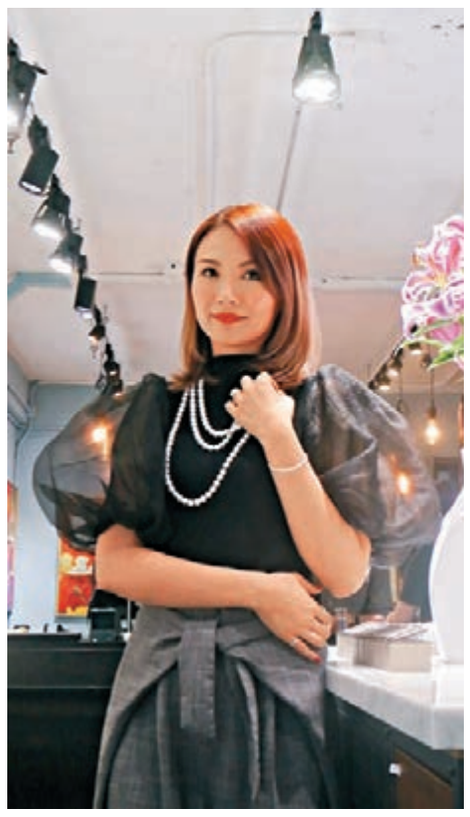
任何事情一旦「精」便會事半功倍，陳樂榣慢慢懂得這個道理，她說：「一定要很深入去了解，除了慢慢摸索客人的口味，明白她們日常佩戴的習慣等等，此外還要學習鑒定，甚至學韓文去和韓國方面的人進行溝通，因為這些對於首飾的買賣、保存都是很重要的。」短短數年時間，她從單純的出入貨，變成得以將自己的設計加入到首飾店中，看見從一個模子到成品，那一件件閃着光的首飾，終於讓她感到真正的成就感。

如今的陳樂榣，有一個甜蜜的家，一個可愛的女兒，一間喜歡的首飾店，生活愜意滋味，她笑稱目前的客人也有許多從前的fans，「她們很多已經變得很大了，會帶着男朋友或者老公來『掃貨』。」

■陳樂榣將自己的設計加入到首飾中。

■陳樂榣曾任模特。 受訪者提供

■陳樂榣曾是前女子歌唱組合FREEZE成員。 受訪者提供



■陳樂榣將對首飾的興趣發展為事業。

樊錦詩：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

獲得「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後，八十一歲的樊錦詩一直很忙，從北京到香港、從廈門到巴黎……但她心裡惦念的，全是敦煌。「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她說。

樊錦詩中學時就愛逛博物館。1958年填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時，她以為自己以後成天「挖寶貝」。不想此後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護人。

在莫高窟九層樓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裡，有一個不大的房間。土炕、土桌子，還有一個土「沙發」，這是樊錦詩曾經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麼也掃不完，老鼠竄上床頭是常事；一直與遠在武漢大學工作的丈夫相隔兩地，孩子出生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許多次離開的機會，樊錦詩最終留在了敦煌。

「對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無比廣闊，內容無限豐富。越研究越覺得，老祖宗留下來了世界上獨有的、多麼了不起的東西！」樊錦詩說。

是吸引，更是責任。這座千年石窟曾歷經磨難，成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常書鴻、段文傑等前輩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為保護敦煌傾盡一生心血。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前所未有地重視莫高窟的保護。「文物命運是隨着國家命運的。沒有國家的發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護的各項事業，我們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錦詩說，「只要莫高窟存在，我們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二十年做好文物數字化

1987年，莫高窟被評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產。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是申遺的主要負責人。梳歷史、理保護、講開放，在填寫大量申遺材料的過程中，她看到了更為深廣的世界。

「文物保護的國際憲章和公約原來沒聽過，保護涉及法律和管理從前不知道，怎麼處理保護與旅遊開放的關係也不清楚。這給我莫大的刺激。」樊錦詩說，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遺產體系後，她更深入地認識到了莫高窟的價值。

「世界文化遺產的六項標準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護好，讓它的保護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她說。

一幅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巨大圖景，在樊錦詩心裡悄然鋪開。莫高窟歷經千年，壁畫彩塑已殘損破敗。如何讓這一人類遺產「永生」？做過文物檔案的她想到了用數字的方式。

上世紀80年代，敦煌研究院開始嘗試文物數字化。就是將洞窟信息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終形成能夠「永久保存」的數字洞窟。這些數字資源還可以被「永續利用」，成為出版、展覽、旅遊等的資源。

說時容易做時難。形制改變、顏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道道問題擺在眼前。與國內外機構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錦詩說，從提出設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數字檔案，他們花了整整二十年。

這些數字資源顯示了價值。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運，數字球幕電影讓遊客領略了石窟風采，也緩解了保護的壓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還在立法保護文物、制定《中國文物古蹟保護準則》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探索、總結了經驗。

莫高窟的管理與旅遊開放創新模式，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範」。

莫高精神：大漠第二寶藏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來，一批批學者、文物工作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國慶前夕，樊錦詩為工作三十年以上的敦煌人頒發獎章。她那一頭白髮，寫照着歲月的流逝，見證着一代代傳承。

建院七十周年之際，樊錦詩在總結前輩創業歷程後，總結出了「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們明明可以擁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環境，偏偏歷經千辛萬苦留在敦煌，他們就是精神符號。東西壞了還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沒有了。『莫高精神』是我們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樊錦詩說。

如今，莫高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大城市比還有不小差距，卻仍有年輕人不斷踏着前輩的足跡來到敦煌，甘願奉獻。他們說，「莫高精神」已經成為文物以外的「第二寶藏」。

「幹了一輩子，總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兒」樊錦詩充滿感情地說。 文、圖：新華社

■樊錦詩所在的敦煌研究院，以文物數字化使莫高窟「永生」。

■佩戴國家榮譽稱號獎章的樊錦詩。